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古492

8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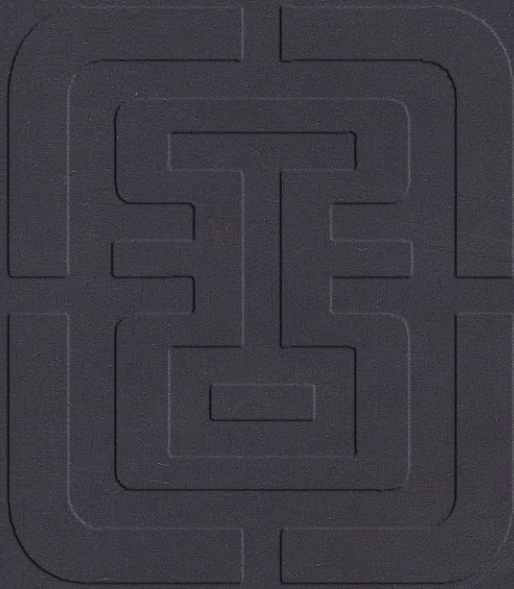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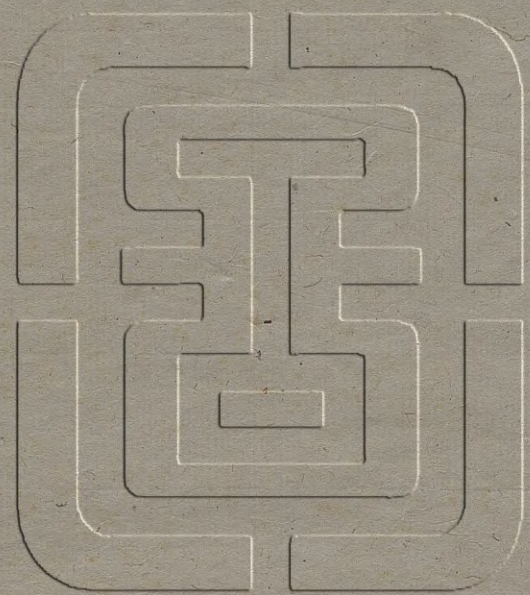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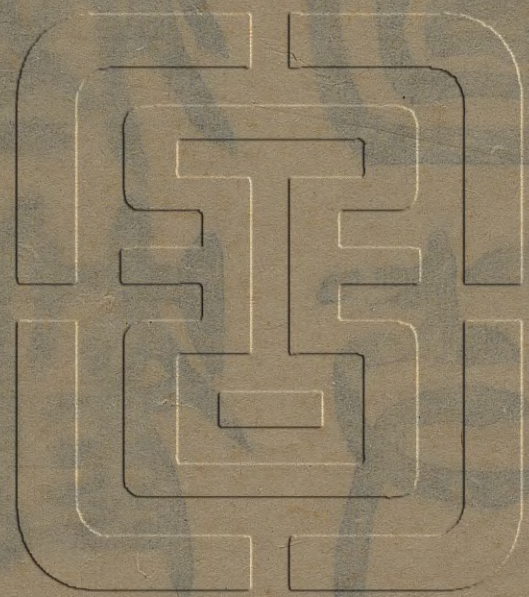


圖
歷
支
鶴
銘



函 / 册 1 書号 608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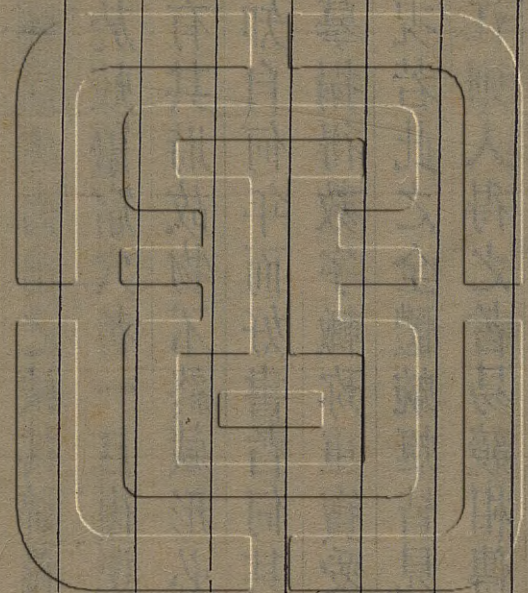
歷 鶴 銘 圖 考



滄洲使君振奇晞古壬辰歲閒居京口冬月獨遊焦山值
江水大涸所謂塵鶴銘傾陔在山之足者沙石俱露使君
見之驚喜以爲及是可徙置江岸也乃募工挽曳小者甬
絙大者輓轆盡遷而出之按其辭義補綴湊合於是千年
神物埋沒於蛟鼉窟穴者一旦復還故觀矣夫天下事廢
興成敗各有其時故物不終藏形必久弊是石之碎於雷
圯於江不知自何年而好書者伺其水落俯身側睨衝風
呵凍尋求摹搨得數字輒珍重寶愛如神龍之一鱗片甲
以爲難觀况若此之全體蜿蜒皆見哉以是爲斯石之幸
然旣出於江則人得之者易競相傳拓恐日月逾遠將與
江邊腐石同其湮沈於是備採昔人之論而圖其石於首
以爲塵鶴銘攷亦使君之意也後之見斯石者知使君之
苦心得不寶而惜諸康熙五十三年太歲在甲午夏六月

十四日退谷居士汪士鋐叙

歸安姚氏



塵鶴銘圖

江陰真宰
丹楊外仙尉
本 徵君

眞侶塵尔
洪流前固重
唯髣髴事亦妙
相此胎禽浮
山之下仙家
未遂吾引

此陳滄洲太守出之江中現存之石
凡七十七字又不全九字其無字處
以空石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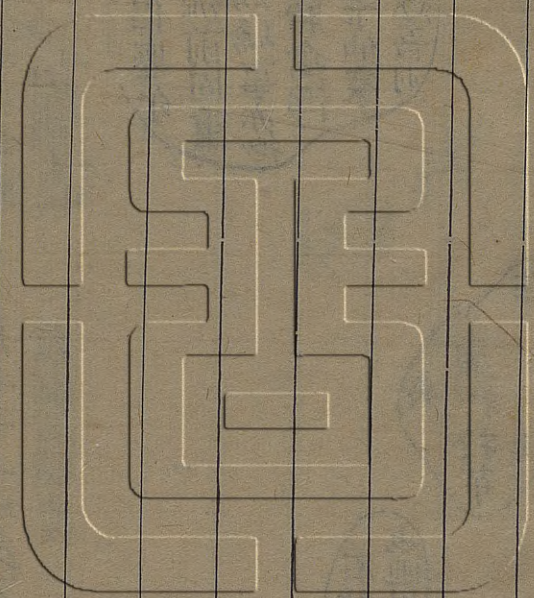
歲御於葺
上

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也迺裏以玄黃之幣藏
於朱

爽塏勢掩華亭爰集
厥上惟寧後蕩
華表留



張力臣原圖



江陰眞宰
丹楊外仙尉
峯嶽徵君

此石字在下面銘三行十九字又不完一字全
形似宰上隔一石如枕斜題名三行十二字又
不完一字止存右上半是峯左與下不可辨

此仰面石六行存十二字

眞侶塵尔
洪流前固重
唯髣髴事亦微
相此胎禽淨上
山之下仙家
未遂吾翔

此腹內一段久已

爽塏勢掩華亭爰集
上厥土惟寧後蕩
其表留形義

標題止存鶴字聞數
載前尚有紀也字今亡

歲得於華

故立石旌事篆銘不巧詞曰
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
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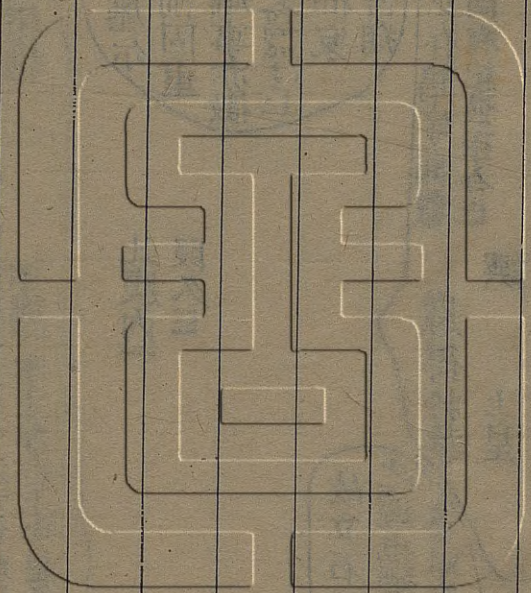
誤 上皇

此宋人補刻三行

鶴

此側立石止存八字亦不甚明

二十四字即在石之背



原石定位行數

江陰真宰
丹楊外仙尉
牟嶽徵君

此石前後計十三行行全者約二十五字準以
今尺約高九尺寬五尺餘此圖以寸為尺而再
折之以便藏之巾箱原石因就崖書銘其行之
疎密字之大小俱不整齊

眞侶摩尔作銘

洪流前固重扁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山陰爽塏勢掩華亭爰集
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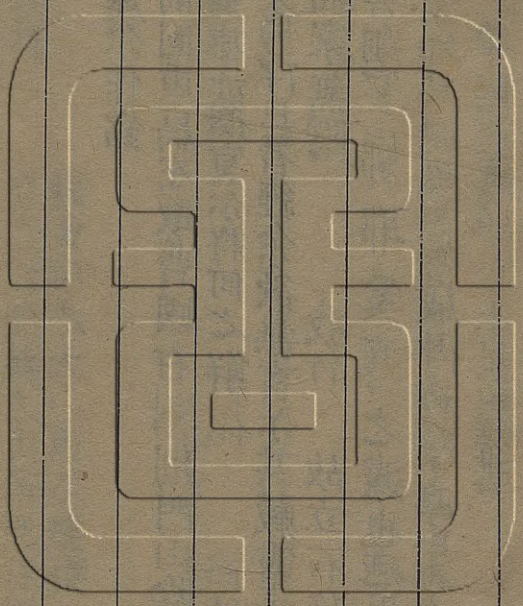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余欲無言尔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
山之下仙家無隱

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廼畏以玄黃之幣藏乎茲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書

摩鶴銘有序



張力臣圖內補全原文

江陰真宰
丹楊外仙尉
父嶽徵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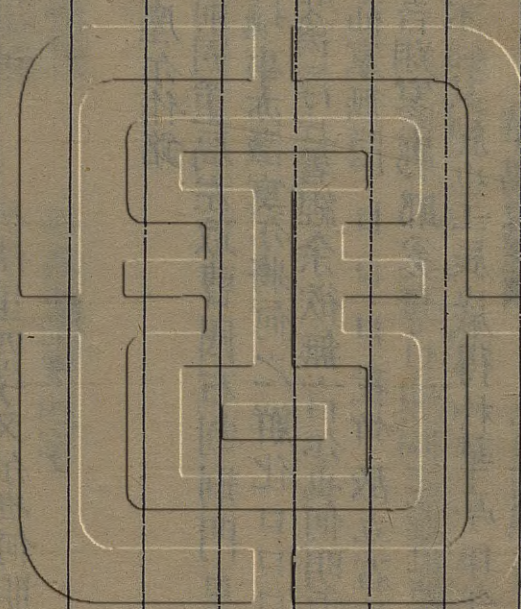
圖內缺十二字又不完二字鉞新定圖內又於唐人書本內存字爽塏上添山陰二字厭土上添西竹法里四字又尔也何明四字按輟耕錄本易尔其藏靈四字

眞侶陸尔作銘

洪流前固重局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口口爽塏勢掩華亭爰集唯髣髴事亦徵真尔將何之解化口口口口口口厭土惟靈浚蕩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余欲無言尔也何明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山之下仙家無隱口口口我竹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口仙鶴之遽也迺畏以玄黃之幣藏乎茲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書

陸鶴銘有序



塵鶴銘考

吳郡 汪 士鋹 編

邵資政考次塵鶴銘文資政名亢字興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為亭甲午歲化於朱

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為寥廓耶奚奪闕一字遽也迺畏以玄

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此字不全故立石旌

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丘闕二字余欲無言尔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闕一字當

華表留闕二字當為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闕五字

厂此字不全又闕五字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局右害并戶

入華亭爰集眞侶塵尔闕二字或文但止丹陽眞宰此四字不

知其

右附東觀餘論卷後

按今現存石云相此胎禽則此云相彼胎禽者誤石云後蕩洪流此云洪波者誤

張子厚記塵鶴銘文子厚名墾南陽人見後跋語中

塵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關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關一字當為亭甲午歲化於朱

方天其未遂吾翔關一字當為寥廓邪奚奪關一字遽也廼裹以玄

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關四字我此字不完故立石旌

其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關二字余欲無言尔關三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關一字當

華為裹留關二字當為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關五

厂此字不完又闕一字惟盪後蕩洪流前固重局右此六字不完又闕八字華

亭爰集眞侶塵尔闕兩字或但止于此未可知也丹楊眞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載廣川書跋第六卷

按今現存石云旌事篆銘此云旌其事者誤也

按此本惟盪上云一字不完又闕一字邵本

云闕五字今現存石惟盪上有厥土二字原

祇闕一字邵本或傳寫之誤

按銘文華亭上邵本去不全五字又闕八字

此本去不完六字又闕八字今現存石上有

爽塏勢掩四字此古人所未見惟張力臣所

得字有之

金山經度唐人書塵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

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奪余仙鶴之遽也廼裹以玄黃之幣

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迹華表留名真唯彷彿事亦
微冥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丘去莘左取曹國
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重扁我欲無言尔也何明爰集
真侶廛尔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靈
丹楊僊尉江陰真宰立石

右刁景純所得亦見廣川書跋第六卷

按此本唐人於經後所書刁學士就金山經
度中得之以校邵張二本其字錯亂失序為
多其左取曹國四字則張力臣圖內取之以
補原文其西竹法里四字則錄取之以補厥
土之上山陰二字取之以補爽塏之上者也

景純名約

輟耕錄廛鶴銘文

廛鶴銘 華陽真逸謨 上皇山樵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
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茲
山之下仙家無隱故我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迺微前事我傳尔銘余欲無言尔其
藏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唯彷彿事亦微冥尔將何之
解化惟靈後蕩洪流前固重扁右割荆門歷下華亭奚集
真侶廛尔作銘

丹陽外仙尉 江陰真宰

按此序文與諸本大略相同惟藏下少一字
銘文較俗本不同二句俗本云出於上真此
云我傳尔銘俗本云紀尔歲辰此云尔其藏

靈未下華亭作厯下爰集譌奚集惟留聲作
留形我惟作義惟與邵張二本不異至我傳
尔銘廕尔作銘韻既重複義亦相類更不然
也

近代流傳廕鶴銘碑刻文

廕鶴銘并序

華陽眞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
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廼畏以玄黃之幣藏乎
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廼徵前事出於上眞余欲無言紀尔
歲辰玄門去鼓華袞留聲我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其何之
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局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
眞侶廕尔作銘

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峯山徵士

丹楊外仙尉

江

陰眞宰立石

此世所流傳之本海昌陳氏刻之玉煙堂法
帖中者也以較鎮江府府治後石刻臨本皆
同惟少峯山以下至立石十五字耳又按丹
徒縣志載宋咸清間所存者其文亦同玉煙
堂本惟題名峯山徵士仍作徵君與今現存
石字不異耳

按此文校之古本前後改竄文義不同字體
譌舛張力臣辨之最詳其上皇山樵下有逸
少二字此緣潤州圖經以爲王右軍書故遂
增入其傳已久當不始於玉煙堂也大槩前
人不曾按原石地位故所補字多少不同如

序內仙家下添一有字直接立石字則少六
七字浮丘著經下則又多添出八字皆與原
石地位不符字之錯訛又其餘矣

右銘文共五本其字句各異今並列於前以
備參攷其邵張二本雖缺字數尚與原石地
位不亂銘文共二十句後二本只十八句也

歐陽文忠公廕鶴銘跋 見集古錄跋尾卷第十

右廕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
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
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
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
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
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為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
有人同斯號者也 右集本

右在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
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
尤以為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為王羲
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
書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銘其所作也 右真蹟

按此碑原文首尾不足二百字文忠以為所
得六百餘字蓋傳寫之誤當時所得祇六十
餘字故東觀餘論以為印書者誤以十為百
也 文忠以華陽真逸為顧况道號真蹟云

銘其所作今按廣川書跋云余於崖石上又
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銘之刻非
顧况時可知此為定論即歐陽集本亦自改

真蹟云不敢遽以爲况也

岷瞻云皮襲美顧道士亡弟子乞銘詩云大
椿枯後新爲記仙鶴亡來始有銘正用塵鶴
銘事若近出逋翁肯以對莊子乎

黃山谷題塵鶴銘後

右軍嘗戲爲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塵鶴銘勢若飛動豈
其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塵鶴法詳觀其
用筆意審如公說

又山谷題樂毅論後

余嘗戲爲人評書去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
大字無過塵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然
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日子何捨子之凍蠅而謂
人凍蠅子無以應之固知書雖棊鞠等技非得不傳之妙
未易工也

又山谷書遺教經後

頃見京口斷崖中塵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
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畫也若塵鶴銘斷爲右軍書端
使人不疑如歐薛顏柳數公書最爲端勁然纔得塵鶴銘
鬚鬣尔惟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別刻四五
間

觀山谷三跋所以推崇塵鶴銘者至矣直以
爲右軍書不疑也

黃長睿跋塵鶴銘後

長睿名伯思宋左朝奉郎行
祕書省祕書郎著東觀餘論

上下二卷此跋在下卷
第一百四十五條下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爲水泐故字
無鋒穎若掘筆書昧者從而斲之深可一笑

按鶴銘定爲陶宏景書此發於黃祕書也而
茗溪漁隱叢話云東觀餘論黃伯思所作其
牋陶華陽書云隱居書故自出流俗其在華
陽得許楊顏三真蹟顏最多而學之故蕭遠
雅淡若其爲人伯思此跋稱贊宏景若此故
以廕鶴銘爲類之第余初曾見宏景書未敢
遽以爲然按此則沈存中固疑非宏景書矣
又跋邵資政考次銘文見東觀餘論下卷
第一百四十六條

右廕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如左
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粗可見雖文全
亦止此百餘字尔而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
只得數字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矣蓋印書者傳訛
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爲多
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
鶯經京口新傳廕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
又疑是顧况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
殊類陶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眞逸者豈其別號歟又
其著眞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尔今此銘
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
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
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
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卽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
銘後又有題丹楊尉出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類
似廕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
銘卽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
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

午歲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
會稽而閒居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于朝
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

按西清詩話云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真
人晚號華陽真逸則真逸者固隱居之別號
矣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考銘引雷門鼓事按臨
海記昔有鶴晨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
聲聞洛陽孫恩斫鼓鶴乃飛去恩起兵攻會
稽殺逸少之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斫
鼓必此時豈復有羲之誰肯遽取以為引證
哉然則非晉人文不辨可知矣漁隱攷訂華
陽真逸為陶隱居或庶幾焉昌詩字興伯清
江人嘉定中著

蘆浦筆記十卷蘆浦乃廡宇
之名辨塵鶴銘見第六卷中

又與劉無言論書見東觀餘
論卷上

予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
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畫全類此
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
彼觀疑即瓚書也下有云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
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

按劉無言疑為王瓚書而黃長睿駁之是已
然此銘斷為六朝人書即逸少與右軍同號
亦決非唐人此又誤也

蘇子美寶墨亭詩

山陰不見換鸞經京口今傳一作新傳
一作今存塵鶴銘蕭洒集仙

來作記風流太守為開亭兩篇玉蘂塵初滌四體銀鉤蘇

尚青我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沈冥

歸安姚氏棨

集本原題云丹陽子高得逸少廕鶴銘于焦

山之下及梁唐諸賢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寶

墨名之集賢伯鎮為之作記遠來求詩因作

長句以寄按此則直以為右軍書矣別本今

傳譌空傳集仙作記譌謫仙作郡蘇尚青譌

跡尚新

宋郡守趙潛題僧如玉廕鶴銘辨證後

師示以廕鶴銘辨今因以所得陀羅尼經右軍書遺之郡

志有墨寶二即此帖之在郡治者與華陽真逸書也隱而

顯離而合於是古潤二寶俱萃於焦山之下矣

按此亦以銘為右軍書也

鎮江府志云銘之所餘數字今在山之西南

觀音菴下濱江崩崖亂石間春夏水漲石沒

秋冬水落始可摹搨崖上者乃翻本也

張子厚廕鶴銘跋

銘文列前

廕鶴銘今存于焦山及寶墨亭者蓋盡於此凡文字句讀

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

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

焉熙寧三年春予與汾陽郭逢原公域范陽范禕子厚索

其遺逸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

表留惟寧七字完餘二字

譌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

傳其後又有丹楊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

山樵為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其閒

缺文雖多如華亭寥廓之類亦可以意讀也二月一日南

陽張學子厚記

文

乙

咫進齋叢書

董廣川跋張子厚摩鶴銘後

廣川董適著書跋十卷宋紹興丁丑歲其

子昇序而藏之于家此摩鶴銘跋載第六卷中

摩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于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掩沒故不復得其全文余嘗怪唐人尚書學而此銘字特奇偉宜世賞恣而卒不見傳於人自張懷瓘張愛賓徐浩論書備有古今字法亦不見錄考其歲月雖不可得然此山之摧裂圯塊莫知何時而是書壓覆其下知其刻已久但隱沒石間自昔或未知之然其刻畫亦幸至今尚完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為非又疑顧況自號華陽真逸謂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直謂顧況所書况不知所書如何而碑書篆者上皇山樵也則謂况書將於是乎取不可得也往時邵興宗考次其文闕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壘自力求之摹兩山間其闕字三十有五不完者七而又別得十二字與興宗不同昔刁景純就金山經度中得唐人於經後書摩鶴文以校興宗子厚其字錯雜失序多矣宜直示之惟將進盜則不可究今並列序之來者可以考矣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為行凡十行為字廿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耶

又廣川書黃學士摩鶴銘後

銘文列前即邵資政考次本

黃伯思學士以摩鶴銘示余世謂晉右軍將軍王逸少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顧况道號然逸少逋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嘗考次其年羲之生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當五十九年而成帝咸和九年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逮四十八年辛亥始去

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顧况卒于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為壬辰九年為甲午良不及也上推壬辰歲為天寶十一載况當兒稱其號華陽子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昔陶宏景常以其居華陽觀故自號華陽隱居貞白平時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其歲今日壬辰歲得之山陰甲午歲喪於朱方壬辰歲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遊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仙去貞白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為陶隱居所書然華陽真逸特其撰銘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四人各以其號自別固不得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巖石壁摹搨最難又石摧壓其上人不得至風雨霜雪不及故字畫至今尚完或疑梁世書傳逮六百年不應如新刻于石余求銘後王瓚書蓋自貞觀至今亦無譌闕貞觀去梁未久可考而知也

按東觀餘論直以為陶宏景書而廣川則以撰人為宏景而書者乃上皇山樵固非出於一人也

趙明誠廕鶴銘跋 載金石錄第三十卷

右廕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為何代人歐陽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余遍檢唐史及况文集皆無此號惟况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尔不知歐公何所據也

蔡佑雜記

焦山廕鶴銘不著姓氏但稱華陽真逸世因謂羲之書雖

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章子厚丞相不以爲然緣石刻在崖下水中非窮冬水落不能至其處其側復有兵司參軍王瓚題名小字數十與廬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考官稱乃唐人則章丞相可謂明鑒也

按廣州跋瓚爲貞觀中人此云兵司參軍則又得其官職矣

張邦基墨莊漫錄載王瓚詩全篇題云冬日與諸公泛舟此山

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衆芳且未歇近臘仍袂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甞時况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

按大石山人廬鶴銘攷載瓚詩祇四句云宋

尤文簡公云廬鶴銘側一小碣云徒步不知遠夕陽猶未回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無名氏與刻石之歲月碣傍復一小石刻詩云

江外水不凍今年寒苦遲三山在何處欲到引風歸題云丹楊掾王瓚作

京口志作江外水不凍冲際無

宋曾旼潤州類集以廬鶴銘蔡邕焦光贊江淹焦山集王瓚詩爲山中四絕

古洲馬子巖題

余淳熙己酉歲爲丹楊郡文學暇日遊焦山訪此石刻初於佛榻前見斷石乃其篇首二十餘字有僧云往年於崖間震而墜者余不信然遂拏舟再歷觀崖間尙餘茲山之下一二十餘字波間片石傾倒舟人云此斷碑水落時亦可

摹榻今因請於州將龍圖閣直學士張子顏發卒挽出之則甲午歲以下二十餘字偶一卒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是刻畫遂併出之其文與佛榻所見者同持以較之第闕二字而筆力頓異乃知前所見者為寺僧所給耳因摹數本以遺故舊近觀陶隱居諸刻反覆詳辨乃知此銘真陶所書前輩所稱者衆矣惟長睿之說得之

按宋淳熙中是石已嘗發卒挽出但不知置之何地又不知何時復沒於江也

趙彥衛雲麓漫抄

塵鶴銘在今鎮江府大江中焦山後巖下冬月水落布席仰卧乃可摹印紹興中訪舊本有使者過命工鑿取之石頑重不可取祇得十許字又以重不能攜但攜一兩字去棄其餘今通判東廳者是也

此條屺瞻所採云此碑殘缺之所由始也余以為此碑一毀於雷再毀於人其攜去者已莫可踪跡而所謂通判東廳本又不知何往矣豈不惜哉

陶九成論塵鶴銘

見輟耕錄第十四卷九成名宗儀閩之長溪人徙居天台後乃避兵王吳家于松南著南村輟耕錄三十卷元至正間人

右塵鶴銘刻在鎮江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模相傳為晉王右軍書惟宋黃睿東觀餘論云為陶隱居書良是決非王右軍書又疑華陽是顧况道號又疑王瓚書皆非睿字長孺號雲林子邵武人又董道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壘子厚所記取其所考者次第之又董君自書其後云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君字彥遠號廣川東平人又國朝鄭杓衍極

第二卷論塵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潤洲圖經以為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况號也蔡君謨曰塵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塵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曹氏冕曰焦山塵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陽真逸為陶宏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眾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尔銘作出於上真尔其藏靈作紀尔歲辰張壘本作丹楊外仙邵亢本作丹楊仙尉又有作丹楊外仙尉者且中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揚子手自摹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按鄭杓字子經羅源人泰定中辟南安儒學教諭著衍極五篇衍極記載三篇其書自倉頡迄蒙古凡古人籀篆以極書法之變皆在所論曹士冕字端可號陶齋南宋人有法帖譜系劉有定莆田人

按張力臣塵鶴銘辨云再察陶南村輟耕錄本亦有不同諸句末又云尚俟拏舟過揚子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可見南村亦是懸揣之詞在元時已無定準無怪近日之紛紛也

王弇州焦山塵鶴銘跋

塵鶴銘余往歲遊焦山後崖水落時得之僅數字耳而此帖乃一百許字蓋取舊本刻之壯觀亭者刻手精頗不失初意可玩也其書炳烺今古第不知為何人造潤州圖經

謂為王右軍至蘇子瞻黃魯直確以非右軍不能也歐陽
永叔疑為顧况尤無據黃長睿謂為陶隱居又謂即丹楊
尉王瓚瓚腕力弱不辨此隱居雖近似要之亦懸斷也余
不識書竊以為此銘古拙奇峭雄偉飛逸固書家之雄而
結體間涉踈慢者手不隨者恐右軍不得尔至於鋒禿穎
露非盡其本質亦以石頑水泐之故而魯直極推之又極
愛之得無作捧心隣女邪

檢東坡集無稱廕鶴銘者此云子瞻魯直確
以非右軍不能豈誤以子美為子瞻耶

又王弇州跋

焦山廕鶴銘或以為陶隱居或以為顧况或謂即王瓚筆
獨蘇長公黃太史以為非右軍不能而茗溪漁隱辨其誤
似更有據余所藏舊榻銘書僅缺二十餘字蓋郡守模之

壯觀亭者雖結法加密而天真微剝葉伯寅嘗從其舅氏
周六觀遊焦山於水中探刻石摩挲久之不及榻時時悵
恨昨秋得袁尚之本僅十六字加裝潢屬余題其後六
觀博雅君子清言為一時冠不幸早夭伯寅念之尤切毋
亦寄渭陽之思於朱方之化耶

都元敬廕鶴銘跋元敬名穆所著金薤琳瑯

右梁陶宏景正書廕鶴銘刻京口焦山西南之麓下臨江
水予宏治甲子嘗遊焦山問僧銘之所在則云已崩裂墮
江雖水落亦不復見予信之載其語遊山記中正德丁丑
冬再至京口錢逸人德孚為余言嘗識其處予既驚喜且
自笑昔為僧所誑遂與德孚及鄉貢士俞貞明渡江登山
踏雪尋之果得於石壁之下可讀者僅二十字因榻以歸
未至銘數十步崖上有宋嘉熙二年陸放翁題字云踏雪

觀塵鶴銘乃知昔人好奇已先於予銘殘闕而錄其全文
好奇之士庶幾同一快也

踏雪觀塵鶴銘可謂佳話獨不得見放翁題
字爲悵快耳

陸放翁題名

宋嘉熙二年十二月陸務觀與何德器張仲玉韓无咎遊
焦山踏雪觀塵鶴銘置酒上方烽火未熄望風檣戰艦在
煙靄間慨然盡醉薄晚泛舟自甘露寺以歸

又陸放翁跋

塵鶴銘予親至焦山摹之止有此耳殘璋斷玦當以真爲
貴豈在多邪淳熙之元九月一日蜀州重裝

顧元慶塵鶴銘考

元慶字大有
號大石山人

塵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荒寂山僧

憚於摹榻給云崩裂墮江人間既少其本雖京口士大夫
往來山中亦以僧言爲信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碑刻甲於
東南嘗錄其文悉加題品爲金薤琳琅凡數十卷獨以未
得此銘爲恨邇者放舟金口冒雪渡江果得於山石之下
親榻以歸由是此銘復傳人間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
石有蘭亭考俞壽老有蘭亭續考元慶敢竊其義取古今
論辨緝爲一編名之曰塵鶴銘考天下後世豈無同予之
好者乎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

周吉父金陵瑣事云大石山人作塵鶴銘攷
尙少一證李石續博物志云陶隱居書自奇

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塵鶴銘皆其遺蹟大
石山人何不引此

顧亭林塵鶴銘跋

見金石文字記亭林名
炎武字甯人崑山人

廕鶴銘

華陽真逸撰

正書

今在丹徒縣焦山下刻

歸安姚氏聚

於崖石輟耕錄云須潮落方可模故罕傳其全文者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爲非又疑顧况號華陽真逸而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則真以爲况黃長睿東觀餘論謂陶宏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宏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此銘曰壬辰日甲午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宏景以天監七年遊海嶽住會稽及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宏景爲作傳卽十一年在華陽可知也董道書跋載南陽張壘所記云廕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字而所亡失者幾五十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甯三年春余索其遺逸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迤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楊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似是眞信之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非顧况可知矣今考此銘字體與舊館壇碑正同其爲隱居書無疑予友淮陰張弘以丁未十月探幽山下復得七字云惟甯之上有厥土二字華亭之上有爽塏勢掩四字其石題名徵下有君字皆昔人之所未見也

按厥土二字及爽塏勢掩四字發自張力臣

而徵君君字則丹徒縣志所載宋咸淳中存

本已有之矣厥土等六字因在仆石之下難

於榻取故昔人皆未之見今閱滄洲榻本眞

若新發於礪厥字兩點下用一反筆尤顯然

洵寶物也

張力臣磨鶴銘辨

力臣名昭淮安人順治丁未歲榻此文因著磨鶴銘辨

十七

歸安姚氏棻

磨鶴銘刻於焦山西足當江流之衝怒濤走齧其下想昔日轟裂之時正值雷雨之夕俗因傳爲雷轟石其石常沒於江惟冬日水落始得見丁未十月望後三日過此先觀重刻二石次至壯觀亭址右俯瞰碎石叢雜攝衣下尋見一石仰臥於前一石仆於後字在石下去泥沙咫尺卧地仰觀始見字迹又一石側立剝甚各存字多寡不一命僕各榻一紙時落日風寒不能久立遂乘片帆回所寓之銀山蘭若挑鐙審視未得其詳次日復往榻之仆石之下仰榻爲難僕之兩手又不能兼理榻具予乃取其旁落葉藉地親仰卧以助之墨水反落汗面不顧也及拏舟而返予之周旋於石隙者已三日矣手足不甯衣履皆穿始各得四紙湊其裂痕詳其文字皆歷歷可觀所少者無幾尔此刻因手書於石故自左而右其字之大小疏密亦不一僅按原石存字上有並列六行下有並列三行是當時本文之定位也雖其間殘闕一段難於追尋要可計數其方又察重刻二種云是本之海昌陳氏玉煙堂帖內者竊意重摹本山之書未有不先求本山舊蹟而反依轉摹之本以意爲增損者也豈因水涸之時未能訪求或轉相委托承譌龔舛不肯如予之身任其勞歟此所以不得不辨也因節錄東觀餘論廣川書跋中切要語知非王逸少書并非顧陶所書凡予之欲言者古人已先言之殊勝余之喋喋也

按力臣所見之石一仰一仆一側立於旁今抄錄之下如親置身江干周旋石畔共事椎榻時當盛夏揮汗洒然忽若江岸清風襲人

也 甲午六月望日

張力臣書東觀餘論廣川書跋後

昭按二書論次出於宋熙甯之時其字之完闕皆有次序當取為程式俱前列原文未免漏略今以昭所榻先於側石上得八字仰卧石上得三十字仆石下原存二十三字并不全二字後察出惟甯上得厥土二字華亭上得爽塏勢掩四字其右題名微字上得岳字微字下得君字此八字儼然現存合前六十九字何以數百年前諸君竟未之見耶據子厚云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即昭當日同僕仰卧榻出時甚苦漉漫粘置壁閒諦審熟揣者累日夜而後得此八字蓋不敢使古人遺跡等諸過眼煙雲也曩嘗遍質之字內精鑒東吳顧亭林先生著金石文字記載云淮陰張昭審訂復得八字可謂豪髮無遺矣茲欲論

其全勢惟據原石上下見存之定位即可揆度其餘而予所難置者尤在中間亡失一段據廣川跋云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即為句讀之約束定數每行除上下存者若干又據各本所傳之文填寫湊合恰當原位無容那移其無證佐不敢妄入者僅闕十字金山唐人書本存字如去莘西竹法里山陰之類儘可成句亦不輕為引用較前後諸本又獨多矣然不比尋常碑版楚楚易讀故非圖不明非注不悉特依原式完闕斷裂之形臚列於左



按力臣之圖最為有功其原石之大小斷裂之紋痕使千載後覽者恍然在目鉉今依其原圖石之大小及所存之字具於一圖而以其所湊合之文分為一圖其字之不足者仍闕之著於篇首以便展卷即得鉉又於力臣

所遺唐人書本內字湊入山陰二字於爽塏之上西竹法里於厥土之上以成全文并度原石之丈尺別爲一圖亦附卷首苟有所取不敢遺棄一字也

張力臣辨玉煙堂本錯訛

今本山重刻橫直二種皆全依玉煙堂帖本前後改竄不同與原石位次參差不合并字體多譌亦列于此以備對勘

玉煙堂刻卽世所流傳之本也文列於前

前標題塵字今刻譌作塵下有序譌作并序前題名一行原文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書十字今刻前止有華陽真逸撰五字逸又譌作逸譔譌作撰乃於銘末插入上皇山樵人逸少書譌增人逸少三字

序首行上於字今刻作於

序次行今刻奚奪下少余仙鶴三字

今按原石地位亦或容不下三字故圖內止添入鶴字

序二行原文仙家下是無字下闕三字是我字我下又一字不完方接故立石字今刻仙家下譌作有直接立石字應少七字

銘首行原石上存相此等六字下存華表等五字其間闕十四字當是浮丘著經下半句又余欲無言尔也何明雷門去鼓三句下便恰合華表句矣今刻作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尔歲辰多出一句八字下占雷門二句之位與原石不合則次行唯髣髴之位亦不合矣又雷譌作囡鼓譌作鼓表譌作表留譌作留形譌作聲義譌作我

銘次行上存唯髣髴等六字下存厥土等六字其間闕十三字當是微冥一句又爾將何之一句解化下半句又闕一字卽接厥土惟甯矣今刻以解化接惟甯爲句竟參錯損去二句八字與原位相遠况原石惟甯上見存厥土二字蓋未察也又蕩譌作蕩

銘三行上存洪流等五字下存爽塏等八字其間闕十一字當是重扃一句又左取曹國右割荆門下又闕二字是爽塏上半句今刻重扃下作右割荆門未下華亭察原石華亭上見存勢掩二字何以改作未下勢掩上又存爽塏二字何以改作荆門可見各句皆譌矣

右題名一行原文峯字止存上半偏在右下是岳徵君三字今刻譌作峯山徵士岳譌作山君譌作士
題名二行丹譌作丹

題名三行原文江陰眞宰四字今刻下增立石二字
右皆指數可見者不敢略加妄議想因重摹之時不曾計其位次牽合足成耳

再察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本亦有不同諸句云乃徵前事我傳尔銘余欲無言尔其藏靈又作義唯彷彿歷下華亭奚集眞侶董文敏遂依之以刻石輟耕又云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眞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尔銘作出於上眞尔其藏靈作紀尔歲辰陳氏玉煙堂帖正本之此今重刻二種又本之玉煙堂也

又廣東黎堯石并嚴氏有翻刻殘本未睹其全然刻於他處或增減無考如金山唐人書本已自不同惟刻於本山者後人將信爲眞或原石漸至於淪亡或憚勞不精於搜考則終不能觀本來面目其爲害孰甚乎識者其辨之

張力臣論欲重立原石

凡神物之在天地間也隱見固有其時而能力而寶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岐陽之石鼓岱嶧之篆刻當昔時消沈磨滅未嘗不偃仆於煙榛霜草之間一旦有好事者寶之聚之雖或不無殘缺而人終不敢以譌舛亂焉陸放翁云殘璋斷珪以真爲貴豈在多邪顧不然歟弔之於塵鶴銘也旣備列五本於前可以一覽較然矣然釋文雖詳而本文未顯究不能與石鼓篆刻彪炳天壤吁可惜也原其要歸仍以重立原石爲主請試言其次第蓋重立之法宜先以仰面一石側立一石移置寶墨亭上至仆石雖大固曩所曾植者若扶而立之江邊斯稱極快否則俟冬日水涸時掘其沙土容身可榻再別磨一石依原位行次效宋人之補刻重摹而精勒之亦一快也不然姑將仰面一石取起可一朝而畢至爲簡易從來遺墨數字卽可垂之永遠況此石見存三十字已得首尾之大槩乎誠令此石先得無恙徐圖再摹三十九字與不全二字并宋人補序三十四字合一百三字置於一處則神物復還舊觀一以正前人之譌舛一以啟後來之信從力而寶之是所望於博雅君子者也予始於丁未迄於甲戌垂三十載其間遍遊五嶽較刻諸書故鹿鹿無暇每思各依原形大小摹刻四幅於家園日月逾邁忽至七旬嗚呼予且老矣方苦形神之衰憊老病之相侵無可如何因念茲殷勤細訪亦大費苦心亟重刻此本并力疾雙鉤數紙以待識者且玩而老焉可矣至於石之果能復立耀光怪而吐虹霓他日有望氣者是必遠知神物之所在也

按自丁未歲張君力臣欲重立原石至今數

十年間無人為其事者而滄洲太守乃昇而出之沙石之中不可謂無人同其好也力臣又欲重摹四幅其志甚勤余今欲手摹其文以成力臣之志而礱石未就且謀剗刷之資他日若成當亦快事但恐腕弱無能髣髴古人萬一耳

詩僑玉煙堂翻刻本跋

計僑自稱潤州通客云郡別駕武鄉程君翻刻玉煙

堂本僑為跋之順治十八年十一月

立石真侶有丹楊外仙尉考郡名唐曰丹陽史遷年表文從楊祭姪帖顏魯公官爵亦然今之仙尉晉邪唐邪正白待辨朱長文碑帖考載云梁普通四年陶宏景書

按丹陽古雲陽縣唐天寶初號丹陽非晉漢之比漢丹楊郡治宛陵晉丹楊郡治秣陵以

山多赤柳得名故古本丹楊皆從木也

又按壬辰為梁天監十一年甲午乃十三年即以此銘為宏景書亦當繫之天監中不知長文何據而云普通四年也

滄州太守既出塵鶴銘於江中以楊本見貽因諦觀累日沈思默想知其用筆瀟灑之妙其鋒頽頽禿固是永汨石泐使然未可以為古人祕妙也至於書撰姓氏本無可攷既非右軍亦非宏景即華陽真逸與華陽隱居偶同道號亦祇可懸擬為宏景之文不當直定為宏景之書其書者固自署上皇山樵何從知其姓名而一時道流皆各自別銜如真宰仙尉徵君即銘辭所謂真侶是也諸君並

高世慕道匿跡逃名更安可強指其人又其
字體參雜篆隸六代皆然卽南北分界其書
法亦未必不互相流傳何可定爲平陳以後
南土始有此結體而諸家議論紛紜余俱未
敢深信鉤摹之餘仍采拾舊聞而各識數語
於後或譏余曰東觀旣有成書廣川亦多緒
說此書雖不作可也余曰自古文人各是其
說蘭亭聚訟無慮數十百家又何嫌詞費邪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此亦鶴銘之敝帚也好
古之士或庶幾覽焉康熙甲午六月望日退
谷汪士鋐記

塵鶴銘歌

焦山山崖塵鶴銘雷轟石裂沈江溟一朝水底出至寶神

物焜耀含精靈此碑書家最珍惜欲榻唯怕蛟龍腥致令
贗本遍天下刻畫嫫母誇娉婷或傳此是右軍筆未覩真
跡憑圖經滄洲先生好古士搜奇抉怪心無甯獨來江邊
問遺碣太息寶墨留空亭時當窮冬江水涸巉巖洗刮平
沙汀或側或仆露奇字磊落散布排天星集徒挽石置江
岸殘筆剩畫無留形重依舊石定方位尋行數字存儀刑
屹如陰崖立華屋恍若江畔開新矲字體寬綽具古隸鋒
稜雖剗精光熒何年埋沒忽漏洩奪取龍藏歸蒼冥吾聞
神仙此焉窟華陽眞隱留芳馨况此胎禽本眞侶藏之山

下餘千齡髣髴厥土勢爽塏洪流後蕩前重肩

胎禽眞侶
厥土爽塏

等字皆碑
中見存者

祇今遺文七十字儼羅國寶充明庭吾吳太守

例神異驅使直可到六丁魚龍遁藏避神鑿剗削嶮嶮磨
青萍天生寶物世必顯雲日豈被煙塵瞋扶持固須待好

手此舉便已喧驚靈吁嗟此石此銘不再出毋使日夜椎
榻無留停

士鉉旣得塵鶴銘榻本系之以詩因附於後
余集錄此書凡三日而畢日書五千餘字時
酷暑如蒸擁書滿座揮汗雨淋不顧也此其
初稿爾其藏之

甲午六月十六日附芻兒

於配瞻處得大石山人塵鶴銘攷其手自校
閱者復得四條因爲補錄又配瞻云周公謹
志雅堂雜抄伯幾云太平州有開本塵鶴銘
然不知以何爲別當續問之今亦無從得見
也

六月十八日士鉉補記

兒子連萼十歲始捉筆卽從配瞻學大字今
年十五粗有意於書因寫此以附之本不敢
示人良常王箚林館丈一見賞愛云當釀金
雕版遂不敢自匿其醜箚林工於書其鑒古
精矣

六月廿四日

士鉉又記

吾鄉太石山人爲塵鶴銘攷在正德戊寅時
吳都文獻猶盛而所援據頗率略退谷先生
此編後出顧書其廢矣焯小生寡聞先生廼
採其一言俾得撲綠驥尾雖邀榮幸亦竊恍
懼非分云館下後學何焯識

滄洲使君旣出塵鶴銘於江又爲之考證以

示來世傳不朽其意勤矣退谷先生更為訂
正刪繁補闕特見精核千百載後鶴銘不亡
兩先生之功於是為大樹後生末學無所知
識獨於先生書法嗜之最深因慙患先生書
而刻之與鶴銘共千古是亦不朽盛業也九
日廿七日良常後學王澍識



塵鶴銘攷終

